

梁斌

全集

The Complete Works
of Liang Bin

②

长篇小说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The
Complete
Works
of
Liang Bin

全集

梁斌

②

长篇小说

1914~1996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The Complete Works
of Liang Bin

全集

梁斌



1956年于家中完成《播火记》初稿。

梁斌

全集

The Complete Works
of Liang Bin



深入群众，讲解作品。

The Complete Works
of Liang Bin

全集

梁斌

第 一 卷

长 篇 小 说

(二)

播火记

猛地,从遥远的北方刮过黄色的风暴,夹着大量尘沙,滚滚腾到高空,像才出山的云头,一直滚到头顶上。

正是七月初头,麦收以后,翠绿的田苗一眼望不到边际。高粱没了牛了,玉蜀黍才齐大腿高,一棵棵长得那么茁壮;粉红色的须根,有力地抓住土地;精力充沛地舞着肥厚的叶子,像无数绿色的旗帜,在风前呼啦啦地飘着,像大海中翻滚着绿色的波涛。风声和着树声,鼓噪起来。一簇簇村舍,绕着树林,使你只能看见一只屋角,或是一个屋顶上的烟囱。柳树挡着风,像痴人摇着乱发,风暴夹杂的沙土更加浓厚了,像是悬着纱帐,稍远的地方,使你看不清是树林还是村庄。

一阵连理的轴音从庄稼地里传过来,愈来愈加清脆。一辆蓝布幌子小轿车,从干涸的庄稼道上走出来。赶车人跨在车辕上,车上套着一匹白马。这匹马爹起鬃,撒开四蹄向前跑,看起来四条腿已经走得很快、很吃力了,赶车人还是扬起胳膊,举起拌草杈子打它。每打一次,嘴上不断地吆喝着:“走!快走!……”那匹马,把头一低一扬,一股劲儿向前跑。马是跑得很乏累了,浑身淌着汗水,饿得卡起肚子,弓起腰来。赶车人是个高个子长手脚的人,约摸有五十多岁年纪,高眉峰,长胡子,长脸颊又黄又瘦,皱起很深的竖纹。他把两条腿攀住车辕,任凭马拉着车子蹿上天

去,颠簸得再厉害,也不会把他摔下来。风太大了,黄沙蒙住他的脸,衣褶里也净是沙土,眼睛用力张开两条窄缝,才能向外看出事物。可是天空都是漫漫黄沙,他只能看出几步路。他顾不得擦去眼上的尘土,打一会子马,又回转头,注目凝神地向车后望。一连望了好几次,见没有什么人赶上来,才松了一口气说:“天哪!看样子他们赶不上我们了。”他又皱起鼻子,呼吸着温热的气息。车里坐着一个年轻姑娘,跪起两条腿,向车窗外面眺望。从这个车窗望望,又从那个车窗望望,心情很是急灼。她穿着一件蓝布长衫,显得身材更加修长。白净的脸上,很枯焦,没有血色;鼻梁高起,眼窝深进去,显得眼睛更加圆大了。她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很好睡觉了,眼轮干瘪得成了青褐色,觉得疼痛。她极力镇静自己,不露出惊慌的颜色,看看窗外没有什么动静,才闭上眼睛,无可奈何地倒在车角里,想歇一会儿。可是,风太大,刮得窗帘不住地呼呼摆动。待不一会儿,又不由得睁开眼睛,扒着车窗向外看着。听赶车人自言自语,她也在车内答了腔:“没有什么人赶上来吗?大伯!”

赶车人回转头,向车后连连望着,说:“姑娘,放心吧!没有人赶上来。要是有人赶上来,你藏在车里不动,等我向前答话,瞅个冷不防儿,照他面门就是一草杈。”这时,姑娘在车里盘腿坐着,两只胳膊抱了头,垂下去静了一刻。立夏过后,天气热起来了,她已经在车里闷了半天一夜,没吃饭也没喝水。车里也避不住风沙,她很想露出头来看看广阔的天地,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可是,风大黄土又多,四面不见人影,只是昏黄的天色,心上实在焦渴。赶车人看她闷倦的样子,说:“姑娘!你闷得慌吗?我把窗帘掀起来,叫你豁亮豁亮?”姑娘摆了一下头,说:“不……”赶车人说:“漫洼野地里,这样大的风,即便有人看见也不要紧,也许认为咱

去走亲戚。”

风刮得更大了,出去五步不见人影。村上没有鸡叫,连一声蝉鸣也听不到。姑娘听了这句话,吸了一口长气,说:“亏得遇上你,好心的大伯!不的话,我就要落在特务们手里了。”赶车人说:“不,我是好打抱不平的,见不得遇上灾难的人。你们不是为自己的事情,是为了抗日,为了革命嘛!这些事老忠兄弟都对我说过。常言道:为人为到底,送人送到家。咱们既有缘相见,就是我一生的喜庆。说句大话,你这就算脱离虎口了!”姑娘沉吟说:“不,大伯!他们会知道我的家乡住处,会赶上来的……”说着,两只手捂上脸埋下头,如钢刀绞肠刮肚,实在难受。赶车人听到这里,不由得惊诧,说:“嗯?他们会有那么大的神通?”姑娘说:“特务嘛,行营里调查科,专门调查抗日青年的社会关系。平时装得没事人儿似的,单等时机一到,就一网打尽。”赶车人睁圆眼睛,倒抽一口气,咧起胡子嘴说:“嘿呀!好歹毒家伙!我还亲眼看见过,他们不管是十六七岁的男学生,也不管是十八九岁的女学生,都以抗日革命的罪名逮捕起来,砍头下狱。”姑娘叹了一口气说:“他们坚持不抵抗嘛。咳!我可逃出虎口了,不知道江涛他们怎么着呢!”赶车人说:“在这个世界上,一个人的命运,难以设想啊!要不是我跟老忠和志和有几辈子的交情,怎么能遇到你哩?”

这个姑娘就是严萍,赶车人是万顺老店的掌柜。从两个人的谈话里,可以听出他们沉重的心情。第二师范“七六”惨案的第二天夜晚,贾老师曾到严萍的家里。严萍正在收拾书报,做着准备。贾老师给她任务,叫她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,就匆匆离开保定了。严萍把书报上有共产主义字样的,印着红旗的,都拿到厨房里烧了。她回来看了“出水”的道路,在夹道里放上个梯子,才回到房屋,拉下蚊帐,想睡一觉,歇息困乏了的身子。仄耳细听

时,城郊已经有叫晓的鸡啼。刚把头放在枕上,远远有汽车开过来,悄悄地停在门前。有人开动车门,踏上石阶拍打门环。严萍探起头静听一刻,当她意会到“出了事”的时候,立刻从床上跳起,披上衣服,开门走出来。严知孝从暗影里走出来,拍了一下严萍的肩膀,叫她赶快逃走。她迅速走进夹道,又回转身从墙角探出头去看。严知孝慢步走到门前,问:“什么人叫门?”

是南方口音,拍着门说:“甭管什么人,开门吧!”

严知孝说:“如今治安不安,深更半夜,你们是干什么的?”

另一个人粗暴地说:“甭妈的废话,快开门!”说着,抬脚敲门。

严萍一听,南腔北调,嘴里不干不净,跷腿爬上梯子跳过邻家,背后还听得爸爸跟那群特务们交涉。特务们要严知孝交出严萍,叫她到行营去谈话。严知孝说:头天下午,她就离开家,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。特务们骂他胡说,今天下晚,还见她送客人呢。起初,她还不忍把这场灾难丢给爸爸,听那群特务们吵得不祥,才开了邻家门慌忙走出来。深夜的胡同里,冷冷清清,身上直打寒战。走到十字路口,觉得无处可去,到目前为止,她还闹不清到哪里去好。暗蓝的天上闪着星群,她趁着星光向城墙走去。她又想到城头陡峭,高不可攀,又折转身向万顺老店走去,想去找朱老忠和严志和。她走到店门口,推了推门,店门紧闭。轻轻敲了两下,立刻有人走出来。这时,店掌柜一个人在院子里踱步,他正为江涛的事情捏着一把冷汗,听得有人叫门,蹑悄悄地走出来,把门开了个小缝,问:“是谁敲门?”

严萍仓皇地说:“是我,找志和叔叔。”

店掌柜觑眼一看是严萍,告诉她,朱老忠和严志和,为江涛的事情,从今天早晨出去,直到这早晚不见回来。到了这刻,严萍

两手搓着胸脯,没有办法。她实在想不出到什么地方去,只得把特务捉人的事情说了。店掌柜一听,也起两只眼睛问:“有这样的
事?”

严萍眼上挂下一串泪珠说:“是的,大伯!”

店掌柜二话不说,左手把严萍的胳膊一抓,右手把门带上,迈开脚步走出来,嘴上不断说着:“走!姑娘,事不宜迟,快走!快走!”店掌柜走得并不快,只是大步迈着,严萍就觉得流星似的跟不上了。踏着墙根的暗影,一溜烟走出南门。直到目前为止,严萍还像是在一个梦境里。想不出,当时是怎样通过白军的岗哨走出城关。

两个人走到南大街一家小店,一进大门,店掌柜就喊:“老三!老三!快起来!”在黑夜里,小店的主人听他喊叫,腾地从炕上爬起来,开了门问:“什么事?大哥!”店掌柜说:“把你的车马借给我使一下。”主人把手一拍,说:“不凑巧,明天我要送客人。”店掌柜喷出唾沫星子,说:“兄弟!明理不用细讲,我有磨扇压住手的事情,借你的车马使一下,你送客人再借别人的。”说着,不管三七二十一,走进马棚抓马套车。小店主人急得搓着手说:“大哥!不行,不行,可不行!我已接了定钱。”说着,赶上去抓住笼头夺马。店掌柜一手抓住马笼头,一手把小店主人搯开,说:“不管怎么,好兄弟!这是救人急难的事,我管不了那么多,有困难你去应付吧……”说着,夺过马套上轿车,对严萍说:“姑娘!快上车!”他看身上还没带什么应手的武器,走到槽头抄起拌草杈子,腾身跃上车辕,大声吆喝:“兄弟!开开梢门,哥哥我要下乡走一趟。回来车资马价一并算给你,要多少哥哥我给你多少。”说着,左手拉起扯掳,右手握紧草杈,照准马屁股擂了两下子,高声喊叫:“开门!车马出去了!”

这匹马拉着小轿车，一溜烟跑在黑暗的原野上，把清脆的轴音丢给深沉的夜晚。直到中午，才走过唐河。恐怖还紧紧抓住他们，窒息得透不过气来。

刚刚出城的时候，她还觉得自己像是老虎爪上的小鸟，被恐怖捉弄着；像一只鸽子，被老鹰追着，你落在地上，它追到地上，你飞到天上，它追到天上……当她想到江涛说的：“我们要回到家乡去，回到滹沱河的两岸去，领导革命的农民暴动起来，挽救祖国的危亡……”又想到：离开城市，我们又到乡村，到乡村里去播种，到乡村里去扎根……她的胸襟就豁亮起来，浑身就有了力量。

到了下午，大风渐渐平息，迷迷蒙蒙落下很多沙粒，积在路上，如同黄色的晨霜。天又阴霾起来，黑云密布。他们为了早一点儿赶到家乡，好预防未来的事故，又一直走了个通宵。直到天亮，车子才走到九龙口上。严萍隔着车帘看见翠绿的梨林，看见长堤上的白杨，挺直的树干，在朝阳下闪着白光，不由得脸上漾出笑容。赶车人回过头来说：“姑娘！到家了！”说着，把布帘上的黄土抖了一下，掀上车顶去。

严萍从车里探出头，看看平坦的原野，笑了说：“到了家就好了！”车子进村的时候，为了不被人看见，又把车帘放下来。直到轿车拐进院子，才从车上跳下来。不知怎么，一到了家乡，心情立时感到轻松，恐怖的情绪也松快下来。她走进二门，喊了一声：“奶奶！萍儿回来了！”

奶奶正在屋里闲坐，听得稔熟的声音，颤着腿腕走出来，站在台阶上，摘下老花眼镜，笑出来说：“可怜见儿，闺女！可回来了，没把别人想死！忙屋里来，我给你搬行李。”说着，走下台阶去拉严萍的手。当她看见孙女的模样又黄又瘦，下巴颏儿尖尖的，

穿着件蓝布长衫,不像往日回家,穿着彩色闪光的衣裳,老人不由得吃了一惊,心里说:嘿呀!孩子出了什么事?走到外院,往车上一看,并没有柳条箱子和网篮。根据往日的经验,父女们每每回家,总要带回时兴衣料、什锦饼干、各色点心和喷香的茶叶,没有一次空着手儿回来过。她反复思量:一定是为婚姻事情,父女们闹翻了。说:“闺女!还没吃饭吧?奶奶给你做。”

严萍像没有听见,悄悄走进屋里,见奶奶走进来,赔笑迎上去,说:“奶奶,你身体好!”她看到奶奶确实老了:手上瘦出骨节,脸上长出酱色的斑痕;原来做下的毛蓝布褂子,穿在身上,显得又肥又大;听话时总是仄起耳朵看你的表情,看你口腔的活动,看半天才能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严萍又走出来帮助店掌柜卸下车,喂上牲口。吃完饭,店掌柜就要套车回去。严萍说:“大伯!你看天这么晚了,明天再回去,歇歇马!”店掌柜说:“姑娘!你还不知道,这车马是怎么来的!”严萍听了这句话,怔着眼睛愣了一刻。问:“大伯!这趟车价人家要多少钱?”店掌柜拍拍衣褶里的尘土,仰起头哈哈大笑,说:“要是讲价钱,万两黄金我也不来送你。”严萍从衣袋里掏出一张钞票,说:“大伯你拿去吧,路上喝壶茶!”店掌柜接过钞票,用两只手展开,颤得像蝴蝶扇翅,脸上笑出来说:“姑娘!这点儿钱不太少吗?”严萍一下子怔住,说:“怎么,你嫌少?再给你一点儿。”她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十元钞票。店掌柜摇摇头说:“我是不要钱的。”严萍睁圆眼睛愣住,问:“那么叫我怎么办?给你拿点儿粮食吧!”

店掌柜站在车前,拿起拌草杈,在眼前晃着,笑花了眼睛说:“姑娘!说句实话,我一不要金钱,二不要粮食,单表我老汉一片诚心!请你记住,我是束鹿人,自从我父亲在世,就在保定开下这座小店,如今也有几十年了。希望多少年以后,你们这‘共派儿’

兴时了,不要忘记,今年今月的今天,我曾到大严村走过一趟。好,后会有期!”说着,把腰一纵,跃上车辕,照马脊梁插了一杈子,哦吁了一声,车子飞快地拐出梢门口。

二

严萍送出门外,听着车声走远,心里想:亏得碰上他……眼前还闪着这位老人的音容笑貌。她在门前小塘边站了一刻,太阳从云彩缝里露出半个脸,照着池水清涟;几只白色的鸭子,在水边酣睡;老柳树上的叶子又浓又密,把细长的枝条垂在水面上,风一吹动,枝条划得水面上皱起一圈圈波纹。她平时也常想到家乡,今天面对着孩童时代熟悉的村舍、树林,直觉身上服帖。可是因为江涛他们的事情,她心上还是不安,按也按不住心头波动的情绪。

才回到农村,开始乡居生活,一切都感到新鲜。因为回来得仓促,连一本书也没带回来,找出几本江涛给她的旧杂志来读。《创造》月刊,《太阳》月刊,《拓荒者》什么的。奶奶见她偷偷叹气,认为是少女们通有的心情。笑了笑,走上来说:“闺女!大人啦,有什么心事,在没人儿的时候,跟奶奶说说。”严萍立时低下头说:“没有什么,奶奶!心气不舒。”奶奶两眼笑得开了花,说:“知道你的心事,奶奶也从年幼时候过来。闺女家,一到了年纪儿,心花开放的时候,就自然而然地添了没名儿的烦恼。”严萍一听,喷地笑出来,说:“不,奶奶……不是你说的……”奶奶说:“不是也不要紧,说句笑话,叫你开开心。放心吧,闺女!媒人早就来了好几遍,就是该死的你爹不松嘴,要是他答应一句话,亲戚摞亲戚,庄户一大片,人儿也用不着相看,坐花轿的日子就到了。”奶奶一

说,严萍不知不觉,脸上涌起潮红。倒不是害羞,怕奶奶提出婚事,受到难堪的刺激。奶奶说:“轻轻年岁儿,不缺吃,不缺烧,可有什么愁的,除了是想心上的人儿。”奶奶更加高兴,两只脚颤颤巍巍,一步一步迈过来,伸出两只手,拍着掌说:“看!我一猜就猜着,不说不笑不成笑话。念书念醒了,学得大方点儿,有什么话说出来就好了。窝在心里,年长日久,会积成不痛不痒的病儿。”奶奶说起话来连行押韵,使你不笑也得笑。严萍说:“不,奶奶!你说得不对,我不是想的那个。”奶奶说:“不是也不要紧,说个笑话。”在她心上,还在记挂着冯登龙,想着有一天把严萍给冯登龙成亲。严萍说:“不,你说得不对,我还要拿工人的锤头、农夫的锄头,像男子汉大丈夫在世界上做一番事业。”奶奶一听,绷起嘴来说:“呸!哪里话,哪里话,咱是千金小姐嘛!想得出奇!”

乡村生活,与城市不同。表面看起来,没有市声,听不见车马,是那样恬淡、宁静。严萍在保定工作惯了,一个人待不下去,白天坐在台阶上读书,夜间躺在奶奶身边,听街道上的犬吠,黎明的鸡啼,杜鹃鸟一声声在叫。清晨的街道上,有卖豆腐的梆子声。蓦地,她想起一件什么事情,立刻走出来,绕过门前的水塘,踏着梨林里的小径,向小严村走去。路旁的草丛,油绿新鲜,太阳光从叶隙中筛下来,照在草上,一片片亮晃晃的影子。走着,她又想起,在几年以前,反割头税的年月里,她在这里第一次向江涛提出参加组织,江涛一口应允了。想到这里,像是从心血里涌出一股什么力量在召唤她。

走在江涛家门前,离远看见菜园上有个人,弯着腰锄菜,走近一看,是春兰。春兰没有发觉有人从背后走来,只是弯着腰锄菜,头也不抬,有时晃一下头,把滑下来的长辫摆到背上。严萍悄悄地站在井台上,扇动一下眉毛,呼唤说:“嘿哟!做活的心好盛,